

和接班人睡覺 ——身邊的第四個、第五個逝者



澳華新文苑

第1269期(B)

西南某市蓮花坡，七八棟郵電住宅樓，只有一座公共廁所，很大。

20世紀60年代末，廁所的產出都由農村承包。城郊某生產隊派了一個農民來守衛，以防止其他同類哄搶大糞。

廁所邊搭建了草棚，或者草房——比棚大，比房小，住那個農民。他三十來歲，黑而壯，目光犀利，但躲閃，害怕刺傷人似的。照理說這種人應該在隊裡從事生產，而不是守廁所。後來聽說，因為要和搶劫者拼命，所以就當兵體檢，選了這條壯漢。

附近一戶人家，有個半大小子叫曾寶平，在家裡面搗蛋。不知道是被趕出來了——那時候，有的家長會把“不乖”的孩子，驅趕到大街上，就算萬事大吉——還是怕回家挨打，反正沒地方住了。

晚上，曾寶平來到草棚，一手扶著門框，不說話。他早已被父母虐待傻了。農民喊他，並招手，他才移進來。農民收留了他，給他煮稀飯吃，擠唯一的一張床。

有積極分子去報告：孩子在哪裡，和誰睡的。家長知道了草棚和農民。開始沒事，似乎還非常放心。後來聽說，這個農民是“反革命”，家長一想，兒子和“反革命”睡了覺，那還得了！就到生產隊去鬧騰，又找居委會、派出所，說“反革命”拉他們的兒子——革命接班人——下水，弄去睡了覺。要求嚴懲“反革命”；不讓這個生產隊守廁所了，大糞獎勵給別的隊。生產隊被逼無奈，只好把這個農民調回去，另外派了一個農民來頂崗。

曾寶平後來再被家長拋棄，或者毆

打，不能回家的時候，又去草棚和農民睡覺；每次走投無路，都去這兒睡。家長呢，等他們一睡再睡，既不告狀，也不干預，完全順其自然了。因為後面這個農民，是貧農。革命接班人和貧農睡覺，可以天天睡，長期睡，一直睡。

草棚裡有椅子，是三把爛椅子拼湊成的一把好椅子。

曾寶平坐下，把右腳抬起來，有點像蹺二郎腿，但並沒有蹺，而是橫放在椅面前端，另一條腿下面，膝彎後面，連這條右小腿，坐在身下。一坐半天，發呆。半點接班人的派頭都沒有。再說去哪裡接？找誰接？他是不可能搞清楚。所有聰明人都搞不清楚，他更搞不清楚。只要有地方包吃包睡，就知足了，人畜無害。

那個“反革命”呢，以前“犯罪”成了“反革命”，這次在城裡把革命接班人弄去睡覺，等於又一次“犯罪”，且不知悔改，回到生產隊就加倍挨整。反正曾多次進城，向廁所周邊的居民哭訴，強調他“非常想不通”；雙手握拳致顫抖，沒有說出來的話都在手心裡發酵；目光稍許綿軟，但冰冷、沉穩而堅定，不再躲閃。

“反革命”一直想不通，就進城來報仇。找誰報仇

呢？找曾寶平的父母報仇。沒找曾寶平。他拿著砍刀沖進曾家。女主人外出，只有男主人在。“反革命”舉刀就砍，砍脖子，砍下頭來，從窗口扔飛出去。他本人呢，也自殺了，是就地自殺的；還是砍脖子，頭沒掉。兩個人都死了。

至此，“‘反革命’把革命接班人弄去睡覺”這一重大事件，才算過去了。

（2026年6月21日草於墨爾本一畝夢園。）

李雙

互見：把張愛玲畫進《巴別塔》也未嘗不可 ——根據在《互見》行為藝術特展會上的講話擴展寫出

今天，淳子團隊在著名的沈嘉蔚畫室做了《互見》行為藝術表演，背景是沈嘉蔚畫作《愛玲家族》和張愛玲半身像，四周還有構成《巴別塔》的四幅極大型系列油畫，這是藝術表演家與畫家的“互見”，具有高度的藝術氣氛，應該輪不到我來講話。如果要我講幾句，我就作自我檢查吧，不止一個，要作兩個，一是對沈嘉蔚先生，另一個是對淳子女士。



《互見》行為藝術特展會場

對沈嘉蔚先生的自我檢查可以追溯到三年前慶祝他的巨幅系列油畫《巴別塔》的完成。慶祝會後，我斗膽寫出一篇兩萬五千字長文——《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中居然有逆沈嘉蔚的觀點。



何與懷博士在《互見》會上發言

慶祝會那天，2023年10月15日，上午很早時候我就到場了。我在層高近八米的畫室也是展廳中，長時間地觀看前後左右大牆上釘掛著的四幅巨畫。真是少見的異常宏大的歷史展現——而且是通過巨幅油畫藝術展現！我震撼了，也生髮很多

思索。

2004年4月，沈嘉蔚開始畫制《巴別塔》。這年，他五十六歲，打算以他這幅大場景作品作為他近四十年繪畫生涯的收官之作。這是具有極大意義的決定。在沈嘉

蔚看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結束，永遠留在日益遠去的二十世紀，那個時代是偉大的，然而也是混亂的、殘酷的、悲哀的。帶著年輕時代就深深附上的共產主義情結，沈嘉蔚籌畫創作《巴別塔》時不禁覺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黨人，來為這個事業送葬——以辛辣的諷刺、深刻的同情，與理性的譴責，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一曲挽歌。



何與懷博士與沈嘉蔚先生在《互見》會後。

沈嘉蔚把創作這曲挽歌視之為自己人生的最後使命。他年輕時就信仰共產主義，至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在某些方面一直沒有改

變。他在作品裡創造了一個烏托邦，把烏托邦掛在家裡的牆上，完成了他精神、信仰的實驗和歷程。

相當悲壯。當初，沈嘉蔚就說：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貢獻給了這一運動。一旦我完成了這件作品，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純粹的浪費了。

那天早上，我特獲“神來之念”，把畫作者沈嘉蔚加進他的《巴別塔》之二《英特納雄奈爾》中。這幅油畫，描繪一百五十年共產主義悲壯的奮鬥歷程。那些最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和他們的同路人，為了那個烏托邦而奮鬥，不惜犧牲他們的生命。沈嘉蔚沒有犧牲，但他的精神、信仰，也具有相當的悲壯性，令人肅然起敬。



何與懷博士把畫作者沈嘉蔚加進他的《巴別塔》之二《英特納雄奈爾》中。

但是，我不同意沈嘉蔚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終結的觀點。很有諷刺意味的是，我之所以不同意，是因為我附和習近平總書記以及他手下一大幫理論高手的“高見”。

2018年1月5日，習近平

有一個講話。在這個重要的講話中，習近平說：“我講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的歷程，那麼現在是個什麼狀況呢？很值得深入研究。”

在這麼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偉大號召下，一班中共理論家，對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的發展歷程和主要階段，紛紛不舍晝夜，苦心研究，結果眾口一詞，得出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五百年裡發生三次歷史性飛躍，其核心人物分別是馬克思、列寧和習近平。第一次，在十九世紀，是理論層面的飛躍，標誌性節點是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實現了從空想到科學的飛躍。第二次，發生在二十世紀，是實踐層面的飛躍，標誌性節點是1917年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實現了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第三次，發生在二十一世紀，是空間層面的飛躍，標誌性節點是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這個飛躍更不得了，將促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實現。這是什麼狀況？這個狀況猶如重新開天闢地！當然對其研究怎麼深入都太值得了。

以前不是說“馬恩列斯毛”嗎？說了幾十年了，但現在，過時了，不對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人物就是三個，除了馬列，就是習近平。那當年曾經讓個

人崇拜登峰造極被捧上神位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呢？今天可以讓位了。你看，如果說當年毛主席只不過希望把中國辦成“五七大學校”，今天，習總書記是要致力構建的是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謂“五七大學校”，出自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的一封信，後被稱為“五七指示”。這是毛澤東對理想國的展望。他向他的黨徒提出這樣一個“美好新世界”社會模式：以階級鬥爭為綱，取消社會分工，自給自足，限制甚至消滅商品生產，不以效率為價值取向，把低水準“公平”當成最高目標。這就是毛澤東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其荒唐可笑足以讓高度文明的西方嗤之以鼻。

然而，今天，習總不但要為中國而且要為全世界“指明方向”。他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作為其具體實施方案，制定了“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按照習近平的意思，中國人要擁有“中國夢”，而中國以外的國家，也可以而且應該一起發“中國夢”，要按照“中國方案”，全世界跟著中國走，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共御用理論家強調，習總書記念茲在茲決心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狀態。在習總領導下，今天中共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功譜寫了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來最精彩的華章。今天，世界上兩



特朗普總統在美國獨立250周年紀念日前夕發表講話。

條道路、兩個主義、兩種制度的較量正在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深刻變化。展望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建成，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然不僅僅是口頭宣示，更是在實踐上極力推進。這在全世界包括美國都發生巨大的感應。2026年7月3日，美國獨立250周年紀念日前夕，特朗普總統發表的講話中就驚呼：冷戰後一度被擊退的共產主義威脅如今捲土重來。他將當前的共產主義挑戰，定位為美國國家生存的“致命威脅”。

我的另一個自我檢查是對淳子女士。眾所周知，淳子是資深張愛玲研究專家，已經出版了多部專著。三年多前，淳子舉辦了一個“追尋張愛玲足跡”的講座，我是一名聽眾，居然也在會上講了話，事後還竟然班門弄斧，寫出兩萬字的長文論述張愛玲。

我也算有感而發。因為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了好幾種《張愛玲全集》，但在所有所謂的“全集”中，卻總缺漏張愛玲兩部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我一直對此耿耿於懷。（未完）

何與懷



淳子女士在沈嘉蔚畫作《愛玲家族》和張愛玲半身像前（（2026年7月4日）



論述“五百年三次歷史性飛躍”的其中一篇大作。